

向西北猛進的兩大意義

戴季陶

又到了嚴重的關頭——中央用兵的意義——從政

治文化上觀察蕩平西北反革命勢力的必要——從

經濟文化上觀察蕩平西北反革命勢力的必要——

要爭一個最後的主義的文明的勝利

現在我們的革命工作又到了一個很重大的時期，又上了一個很嚴重的關頭，就是這一回西北的許多頑固野蠻的軍人稱兵謀叛。我們中央已決心討伐他蕩平他，我們的武裝同志大都已到前線效命；我們敢堅決地相信凡是反抗革命、違背三民主義、排斥文明、摧殘文化的野蠻軍人一定可以在很短期間消滅，革命可以完全達於成功。

今天我想說明中央這一次用兵的意義：

我們要明白中央這次用兵的意義，必須先要曉得我們革命的目的。我們革命的目的是什麼？做革命軍人的特殊任務是什麼？這個問題是掛在每個人的心理上的，而尤其是武裝同志時時刻刻想

到的。革命的目的就是喚起全國民衆、團結全國人民、大家一致的覺醒起來；再進一層說，就是大家要在三民主義之下團結起來覺悟起來，共同努力於開發中國，建設中國，發揚中國文化，發展中國的事業與中國的富源，完成中國社會國家的建設。這就是革命的目的，也就是革命者的任務。我們要完成這種重大革命事業，最先做甚麼工作呢？我最先要做的下手的工作，就是要把妨碍這個工作進行的一切野蠻的力量腐化的力量根本消滅。如果這種妨碍革命工作的反動力沒有消除，那麼革命也無從進行；根據於物理學上「同一空間同一時間不容許兩樣東西存在」的原則看來，革命的政治軍事是不能和反革命的政治軍事同時並存的；所以要進行革命的建設必須把反革命消滅。這是天地宇宙間真理的原則。我們中央下最大的決心蕩平這般西北反革命的叛軍，用團結全部的意志，結合主義的力量來奮鬥，根本的意義就在這個地方。

現在我根據這一個根本的意義分爲二點來說明，第一是從政治文化上說明蕩平反革命勢力的必要，第二是從經濟文化上說明蕩平反革命勢力的必要。這個政治與經濟不過文化表現形式的不同，所以統言之，我們從中國民族文化上有蕩平反革命勢力的必要。

第一 從政治文化上觀察蕩平西北反革命勢力的必要

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是那裡的？我們的文明，我們的基本文明，什麼地方建設起來的？我們的大家的老家在那兒？中國前代的黃金時代在什麼時代？什麼地方造成成功的？要是問到這些問題，我想大家決計不會忘了中原關中西北的地方。大家要是回家裡找找家譜，那麼大部分的家譜都是載明從中原關中搬過來的，即是極南的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以及湖南湖北江西福建都是一樣。現在我們試到我們民族策源地的北方看看，成何種景象呢？地方並不遠，今天動身，明後天就可以到河南的開封洛陽，可以想像到古代的兩都之美，中原之富；如果再到西安，可以想像到長安之美，關中之富。現在顯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什麼情景？一般人民都是吃很壞的東西，甚至很壞的東西沒得吃；穿很壞的破爛衣服，甚至很壞的破爛衣服沒得穿；滿目都是窮困淒慘，荒涼寂寞！我們古代先民在三千年前所造成的燦爛光明的食衣宮室車馬和各種農業漁獵以及政治軍事上的組織，在當時可以誇稱為世界第一的文明，現在到那裡去了？我們試走到古代民族文化之母的雄偉的黃河邊上，從榮陽到洛陽以上，到處都可看到老百姓所住的土洞，大家挖了土洞在「土窖」中過「土器時代」的生活，「穴居野處」是教科書上敘述上古時代的名詞，是五千年前的蠻狀，經過我們先民不斷的努力創造，而現在黃河上流的居民又回復到四千年的原狀了！這是何等令人傷心，何等令人悲痛，這種人民的生活又是何等的不幸！我們必須明白歷史變遷的因緣，這一千年來，漢人受蒙古人的壓迫和侵略，政治軍

事力不能抵抗，蒙古人一步步南侵，漢人一步步南逃，漢人文化的南移不是打了勝仗得來的，是打了敗仗所致的。今日黃河流域的衰落，是受以前野蠻的蒙古人蹂躪所致；在現在荒漠的新疆還有偉大的土木工程和建築物及雕刻可以發現，這是野蠻力蹂躪我們文化，造成現在荒漠的證明。所以中原之富，關中之富的消失，文化的落後，都是受了野蠻力的摧毀。我並不是說這種人是壞人，我不信世界上有壞人，人有文明與野蠻之分，而沒有善惡之分，我們是要文明而不要野蠻，並不是對於人有什麼好惡。現在代表西北野蠻勢力的人，尤其是某一部分的軍人，只有四個字可以形容他們，即是「蠢如鹿豕」！論起他們的教育程度，恕我並不是刻薄的形容，他們正當得前清的「古斯哈」，「古斯哈」者在前清是最普通的東西，就是戴起水晶頂子，穿起袍兒，搖搖擺擺在轎子前邊喊着「噯」的人。他們的頭腦也和「古斯哈」一樣，只曉得某人某大帥，不曉得國家百姓，更不明白主義。「古斯哈」是滿語，但是不論滿語的「古斯哈」或者是蒙古語的「巴脫路」，他們摧殘我們北方的文化是一樣的。現在又到了我們復興文化把文化力輸送到北方去的一個時期，在此時期我們應該用革命武力作為革命文化的前驅。第一、武力要與人民結合；第二、要變成人民的武力。大家到北方去，把阻碍文化摧殘文字的「古斯哈」或「巴脫路」式的軍隊剷除！我們能够這樣幹去，才能够有希望把北方的老兄弟們救出來，把西北方「古斯哈」軍隊劫持下的苦命同胞帶到活路上來！

我們明白中國民族史政治文化變遷的意義，就可以明白中國近百年來的歷史。從革命史來觀察，我們革命的根據地是在廣東，廣東是中國極南的地方，也是文化發展較次的地方。四千年前我們的文化從西北高原發展到黃河流域，先是逐水草而居，後來造成黃河流域的農業文化而進于工業文化，伸展至長江流域，再到珠江流域，人所到的地方即是文明所到的地方。這是四千年來由北而南的文明史。這一百年來的革命史，是起于這一千幾百年中國文化受蒙古人厥突人滿州人所摧毀，北方文化趨于野蠻，南方文化流於消沉昏迷；因近百年來突受歐洲國家接觸後的刺激，發現了人家的強盛與自己的衰落，因而發奮努力，以爭民族的生存。所以近百年來的革命是起于南方，把中國歷史上自北至南的文明路翻身過來，改為自南至北了。這一百年來革命的努力，總是以珠江流域爲策源地，這種革命文化的路線，是從珠江流域而到長江流域，再到黃河流域，一路聲勢浩蕩到西北去！到蒙古去！到西比利亞去！我們能夠不斷的這樣幹去，這種復興文化的歷史任務才可以完成，少者二三百，多則四五百年，可達成功，我們應該鼓起勇氣，拿定意志，鄭重重地一代、二代、三代……八代、十代做下去，這樣我們的革命才能成功，中國幾千年來文明文化的變遷也可以得到正軌，而我們民族根本的策源地也可以恢復其昔日之雄大與繁榮！

請到這裏，我們就要明白北方人南方人的源流。要知道南方人北方人並沒有區別；有些野蠻不